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傳 第二卷

劉金進瓜還魂

卻說唐太宗隨著崔判官、朱太尉，脫了冤家債主前進。輪迴階下，判官言曰：「此處喚做六道輪迴，一仙道，一貴道，一福道，一人道，一富道，一鬼道，照依陽世所為，令其各進一道。」唐王聽說，遂歎曰：「看他道路各別，莫言無報應，鬼神有安排。」判官送唐王直至超生貴道門，判官呼陛下曰：「此有出頭之處，小判告回。但陛下到陽間，千萬做個水陸大會，超度無主冤魂。」著朱太尉再送一程。太尉急請唐王上馬，到了渭水河邊，唐王貪看雙頭魚戲，太尉望那渭河推下馬去，卻就脫了陰司，徑回陽世。

卻說唐朝眾臣都在白虎殿上舉哀，一壁廂讓傳哀詔，曉諭天下，欲扶太子登基。時有魏徵止曰：「且住，不要驚動州縣，恐生不測。再候一日，我主必還魂也。」正講時，只聽得棺中連聲大叫：「淹殺我也！」唬得無人近前扶柩。當時徐茂公、魏丞相、秦瓊、敬德上前，扶著棺材，叫道：「陛下，有不放心處說與我等，不要弄鬼。」魏徵道：「不是弄鬼，此乃陛下還魂，快取器物打開棺蓋。」果見裡面太宗還叫：「淹死我了也！」此時徐茂公等上前扶起，道：「臣等都在此護駕。」唐王方才開眼。魏徵急著太醫進安神定魂湯，方才知得人事。當日天晚，請王居寢，各散。

次早，唐王登殿，百官山呼已畢，啟奏：「陛下前朝一夢如何許久？」太宗道：「日前接得魏徵書，朕覺神出殿，忽見判官崔珏引入森羅殿上，閻君敘坐。他說涇河龍王告我許救轉殺之事，朕已明白。閻王急取生死簿看，道我還該二十年陽壽。即著朱太尉、崔判官送回。又遇枉死城中，無數冤魂擋路，幸得崔判官保借河南相老兒金銀一庫，買轉鬼魂，方得前行。判官教我轉陽世要做水陸大會，超度孤魂。太尉請朕上馬，行到渭水河邊，推下水中，方得還魂。」言畢，又出榜招人，進瓜果到陰司裡去。又將金銀一庫，差尉遲公、胡敬德上河南開封府訪相良還債。

不數日，均州有個劉全，願死進瓜。唐王傳旨，教他去金亭館裡，頭頂南瓜，袖帶黃錢，口噙毒藥。去到森羅殿，面了閻君。閻王問那進瓜的姓名。劉全陳以籍姓，道：「小人因妻縊死，來貢瓜果。」閻王檢生死簿看，說他夫妻有登仙之壽，急令送回。奈李翠蓮死久屍壞，魂無何附。閻王道：「唐御妹李玉英，今該促死，他若借屍還魂。」那勾魂鬼入皇宮，把玉英推倒在地，活捉他魂，卻將翠蓮魂靈推入玉英身內。皇后驚訝，隨報太宗。太宗來叫御妹甦醒。那公主翻身，叫：「丈夫等我一等，你眾人不要扯我。我是均州李翠蓮，為因施財齋僧，劉全丈夫罵我，懸樑縊死，今蒙唐王欽差陰司進瓜，閻王憐憫，命我夫妻相會，放我兩個回來。」言罷，唐王當殿，忽有當駕官奏道：「劉全還魂，門外等旨。」唐王召進，問道：「進瓜如何？」劉全道：「閻君甚喜。又問臣鄉貫姓名，知臣妻縊死，急差鬼引妻相會。又查簿說我夫妻都有登仙之壽，便差鬼送我還魂。臣在前走，妻在後來，不知妻投何所。但聽得閻君雲借唐王御妹李玉英屍還魂，臣不知是甚地方，未能去尋。唐王聽劉全話與御妹相同，借屍還魂之事可信，即敕公主出來認看。那公主一把扯劉全，道：「丈夫怎不等我？」那劉全不敢相認。唐王即將御妹妝奩嫁資賞賜劉全，著他帶領御妹回去，夫妻階前謝恩不題。

卻說尉遲公訪得相良，是個窮漢，賣水為活。尉遲公將金銀送上他門，相良怕受。尉遲公道：「我也訪得你齋僧布舍，盡其所有，就買辦金銀紙錠，燒寄陰司庫內積下的錢鈔。我太宗皇帝立借字一紙，在幽冥地府裡借了你一庫金銀，今照教送還與你。」相良辭不敢受。尉遲公只得具本啟奏。太宗見本，命將金銀與他修理寺院，起蓋生祠，名敕建相國寺，左有相公、相婆的生調，神前石上刻著「尉遲公監造」，工完回奏，太宗甚喜。卻又聚集多官，出榜招僧，修建水陸大會，超度冥府孤魂。

榜行天下，一月之期，有道高僧盡皆至朝。唐王著太史丞傅奕選舉高僧，修建佛事。傅奕上表諫止，唐王不聽，遂著蕭瑀、魏徵、張道源選舉一名有大德行者，主壇開建道場。三臣領旨，於眾僧中選得一名有德行的高僧。此人誰？諱號金蟬，只為無心聽佛講法，押歸陰山，後得觀音解救，送歸東土。當朝總管殷開山小姐，投胎未生之前，先遭惡黨劉洪，驚散父親陳光蕊，欲犯小姐。正值金蟬降生，洪欲除根，急令淹死。小姐再三哀告，將兒入匣拋江，流至金山寺，大石擋住，僧人聽見匣內有聲，收來開匣，抱入寺去，遷安和尚養成。自幼持齋把素，因此號為江流兒，法名喚做陳玄奘，幸得常供母食，脫身修行不題。

卻說三臣選得陳玄奘，引入御前。太宗聞名甚喜，道：「果舉之不錯，誠為有德行，有禪心。賜作天下大闡都僧官之職。」又賜五彩織金袈裟一件，毗羅帽一頂，教他前赴化生寺，選定吉日辰辰，開演經法。玄奘再拜，領旨而出。遂到化生寺裡，聚集大小名僧，共計一千二百名。選到本年九月初三黃道良辰開啟，做七七四十九日水陸大會。即具表申奏太宗，及文武國戚皇親，至期赴會拈香聽講。不知其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詩曰：

萬古江山見變更，歷來數代敗和成。
周秦漢晉多奇事，誰似唐王死復生。

唐三藏起程往西天

貞觀十三年己巳九月初三卯時，陳玄奘大闡法師開演諸品妙經。那皇帝早朝已畢，帥文武出離金鑾寶殿，徑來寺裡參神，俱各拈香。又見法師引眾僧羅拜。法師獻上祭孤榜文，與太宗看。榜曰：

太宗皇帝選集諸僧，參禪講法。大開方便門庭，廣運慈悲舟楫。普濟苦海群生，脫免沉河大罪。仗此良因，邀請清都繹闕，乘吾勝會，脫離地獄樊籠。

太宗看了大喜，君臣回朝不題。

卻說觀音領了如來佛旨，到東土尋訪取經善人，難得有德行者。忽聞太宗選舉高僧，開建大會，又見壇上的壇主，乃是江流兒和尚，正是極樂中降來的高僧，又是他原佛送投胎的長老，十分歡喜。就將佛賜的錦襪異寶袈裟、九環錫杖出賣。行不多時，來到東華門前，正遇宰相蕭瑀朝回。那菩薩當街拿著袈裟，迎著宰相。宰相看見光豔，問那袈裟要價幾何。菩薩道：「不遵佛法，不敬三寶，定要賣他七千兩；若敬重三寶，見善隨喜，我將袈裟錫杖願送他，結個善緣。」蕭瑀知他是個好人，即下馬以禮相見。言曰：「我太宗皇帝十分好善，同我去賣。」蕭瑀同菩薩入見唐王，奏曰：「臣出東華門，偶遇二僧賣袈裟錫杖，臣思法師可著此服，故領僧人來見。」太宗即命展開袈裟，從頭細看，果然是件好物，道：「大法長老，實不瞞你，朕今大開善教，內中有一大有德行者，法名玄奘，朕買這兩件寶貝賜他受下。端的要價幾何？」菩薩聞言，與木吒合掌而言曰：「既有德行，情願送他。」說罷抽身便走。唐王急令蕭瑀扯住，道：「朕照依原價奉償，切不可推避。」菩薩道：「今陛下明德正善，敬我佛門；況又高僧，有德有行，宣揚大法，理當奉上，決不要錢。」唐王見他苦辭，隨命光祿寺大排素宴，菩薩堅辭不受，飄然而去，依舊望東海而來隱避不題。詞曰：

日落煙迷草樹，帝都鐘鼓初鳴。叮叮三響斷人煙，前後街坊寂靜。上刹輝煌燈火，孤村冷落無聲。禪僧入定理殘經，正好煉丹養性。

光陰拈指，卻當七日正會，玄奘又具表請唐王拈香。此時善聲播滿天下，文官武將，宮妃國戚，黎庶人民，無論大小，俱來寺聽講。菩薩與木吒道：「今日是水陸正會，以一七繼七七可矣。我和你雜在眾人叢中，一則看他那會何如；二則看他金蟬子可有福穿我的寶貝；三則也聽他講的是那一門經法。」兩人隨投寺裡。只見那法師在台上，念一會《受生度亡經》，談一會《安邦天寶

經》，又宣一會勸修功果。這菩薩近前，指著寶台厲聲高叫道：「你只會談小乘教化，可會談大乘麼？」玄奘聞言，跳下台來：「弟子失敬，不知師父如何講？願聞其詳。」忽有司香官急奏唐王，就令擒來。只見二將擒了二人來見唐王。唐王道：「汝既來此處，該吃齋便了。」菩薩道：「你那法師講的是小乘，超不得生，度不得亡。」太宗正色問道：「你那大乘佛法，在於何處？」菩薩道：「在西天竺國大雷音寺我佛如來處。」太宗道：「你可記得麼？」菩薩道：「我記得。」太宗大喜，教法師引去，請上台開講。

那菩薩帶了木咤，飛上高台，遂蹈祥雲，直至九霄，現出救苦原身。唐朝君臣朝天禮拜，都念南無觀世音菩薩。霎時不見金光。太宗命眾僧且收勝會：「待我差人取得大乘經來，再修善果。」太宗道：「誰肯領朕旨意，上西天拜佛求經？」問未了，法師道：「貧僧不才，願與陛下求取真經。」太宗道：「法師不怕險途遙，朕情願與你結為兄弟。」玄奘感謝，誓曰：「不到西天，不得真經，再不回國，永墜地獄。」唐王甚喜，即命回鑾，待選良利日辰，發牒出行。

次早，太宗聚集文武，寫了取經文牒，用了通行寶印。時有欽天監奏曰：「今日是出行吉日。」又見黃門官奏道：「御弟法師朝門外候旨。」太宗大喜，即宣上殿，付了通關文牒，送個紫金鉢盂，途中化齋而用。再選兩個長行的從者，又牽白馬一匹，送為遠行腳力。「你可就此起程。」玄奘謝恩。唐王排駕，與眾官送至關外。太宗與御弟曰：「我知你出家人無號，當時菩薩說：西天有經三藏，御弟可指經為號作三藏。」玄奘又謝出關。不知此去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詩曰：

唐王設會度亡靈，感動菩薩說原因。
指引玄奘參聖佛，名號三藏就起程。

唐三藏被難得救

卻說三藏蒙唐王與多官送出長安關外。一二日馬不停蹄，早至法門寺去住。次日，眾僧起來，收拾茶水早齋，玄奘穿了袈裟，上正殿佛前禮拜，道：「弟子陳玄奘，前往西天取經，但肉眼愚迷，不識活佛真形。願佛慈悲，早見丈六金身，賜真經留傳東土。」說罷，回方丈進齋。齋畢，那從者整頓鞍馬，促赴行程。三藏出了山門，辭別眾僧。三藏望西前進。行了數日，到了鞏州城，州縣官吏接進城中安歇。

一日，又到河州衛，乃是大唐的山河邊界。早有鎮邊官兵與本處僧道，聞得是欽差御弟，上西方見佛，接至福原寺安歇。安排晚齋已畢，吩咐從者飽喂馬匹，天不明就行。及雞方鳴一喚，從者出離邊界。

這長老心忙，太起早了，只好四更天氣，三人連馬，履著清霜，看著明月，行有數十里。近見一嶺，崎嶇難走，又恐錯了路徑。正疑思間，忽然失足，三人連馬跌落坑坎。三藏、從者竦懼，聞得裡面哮吼，高呼叫拿。只見狂風滾滾，推出大伙妖邪，將三藏、從者捉了上去。唬得三藏、從者魂飛魄散。魔王寅將軍喝令：「綁了。」眾妖得令，正要安排吞食，只聽得外面喧嘩：「有個熊山君與特處士二位來也。」三藏看見，前走的一條黑奴，後跟的一條胖漢，走入裡面。魔王接進敘罷，各坐談笑。只見從者綁得痛切悲啼。那黑漢道：「此三者何來？」魔王道：「送上門來的。」處士笑云：「可待客否？」魔王道：「奉承，奉承。」山君道：「不可盡用，食二留一可也。」魔王即呼左右，把二從者剖腹剝心，剝碎其屍，將首級心肝奉獻二客，四肢自食，其餘骨肉分散各妖。一個長老幾乎唬死。正慌忙間，漸漸東方發白，二怪方散。

不一時，紅日高升，三藏昏沉，也認不得東西南北。正在不得命處，忽見一老叟，手持拄杖而來。走上前把手一拂，繩索皆斷，對面吹了一口氣（原缺「氣」），三藏方醒。三藏跪拜於地，道謝「搭救貧僧性命」。老叟道：「你起來，不曾疏失甚麼東西？」三藏道：「貧僧二從人，已被寅將軍、熊山君、特處士食了，不知行李馬匹在於何處？」老叟用杖指定道：「那廂不是一匹馬，兩個包袱？」三藏回頭看時，果是他的物件，不曾失落。問老叟曰：「老公公，此處是甚所在？」老叟道：「此是雙叉嶺，乃虎狼巢穴處。你為何墮此？」三藏道：「雞鳴時出河州衛界，不料大早，履霜撥露，失落此地。」老叟道：「處上是個野牛精，山君是個熊羆精，將軍是個老虎精。只因你體性元明，所以吃不得你。跟我來，引你上路。」三藏將包袱揹在馬上，牽馬相隨老叟，徑出坑坎，走上大路。卻低頭拜謝公公，那公公遂化作一陣清風，跨一隻朱頂白鶴，騰空而去。只見風飄飄遺下一張簡帖，上有四句頌云：

吾乃西天太白星，特來搭救汝生靈。
前行自有神徒助，莫畏艱難報怨經。

三藏看了，對天禮拜，獨自孤凄，前往峻嶺。行了半日，並無人煙村舍。那時路險肚飢，只見前面虎狼蛇蟲，四邊圍繞；那馬又腰軟蹄彎，伏倒在地。這等淒楚，自分必死。忽然見毒蟲猛獸、長蛇惡物奔走飛逃去了。三藏抬頭看時，只見一人手執鋼叉，腰懸弓箭，自那山坡前轉出。三藏跪在路旁，合掌高叫：「大王救命。」那人近前道：「長老休怕，我是這山中獵戶，姓劉名伯欽，綽號鎮山太保。」三藏道：「貧僧是大唐駕下欽差往西天拜佛求經的和尚，適間到此，眾獸阻路，不能前進。忽見太保來，眾獸皆走去了，貧僧得脫。」伯欽道：「我在這裡，專打狼虎，捉蛇蟲是我生涯，故此眾獸怕我走了。但你既是唐朝來的，與我都是鄉里，跟我舍下去住。」

三藏牽馬隨行，過了山坡，聽得呼呼風響。伯欽道：「是山貓來了。」急忙步往山坡下，與虎鬥不多時，被太保舉叉當胸刺倒。伯欽隻手執叉，又隻手揪虎，拖上路來。同三藏迤邐行往家中，又令母妻出見。那母親知得和尚不肯吃葷，整理潔淨茶飯款待。那母親與伯欽道：「明日你父親周忌，就洩長老做些好事，念卷經文，後日送他去也罷。」次早，又整素齋管待長老，請開啟唸經。三藏敲響木魚，先寫《薦亡疏》，後開《度亡經》、《金剛經》、《觀音經》、《法華經》、《彌陀經》、《孔雀經》，化了紙馬，薦了文疏。佛事已畢，各各安寢。

次早，老母叫伯欽曰：「昨夜你父親托夢，說是虧了長老超度，已脫罪孽，上中華富貴家去投生。」大家歡喜，安排白銀二兩奉謝。三藏分文不受，但道：「太保肯發慈悲，送我一程，至感。」伯欽同家童送了半日，路經大山，崔嵬險峻。伯欽走到大山之中，道：「長老，你自前去，我且告回。」三藏道：「請再送一程。」伯欽道：「此山喚做兩界山，東屬大唐所管，這西半邊鞏州地界，那廂狼虎不依我管，故此告回，你自去吧。」三藏滴淚難分。忽聽得山腳下喊聲如雷，連道：「我師父來也。」嚇得三藏癡呆，伯欽打聽，竟不知甚人喊叫，且聽下文分解。詩曰：

三藏被難落深坑，金星救他得保全；
路逢伯欽相留歇，從今漸漸往西天。

唐三藏收伏孫行者

卻說劉伯欽與唐三藏又聞叫聲「師父」，不知何人。眾家童道：「這叫的必是石匣中老猿。」太保道：「是。」三藏問：「是甚麼老猿？」太保道：「這山舊名五行山。曾聞說王莽篡漢時，天降此山，下壓一個神猴，凍餓不死。這叫必定是他。長老莫怕，同下去看。」只見石匣中一猴，招手道：「師父，怎麼此時才來？你放我出，我保你上西天去也。」三藏近前，那猴王道：「你可是東土唐王差往西天取經去的麼？」三藏道：「我正是，你問怎麼？」那猴道：「我是五百年前齊天大聖，只因大鬧天宮，被佛壓於此處。前者觀音菩薩領佛旨意，上東土尋取經人，我教他教我。他勸我莫再行兇，保護取經人往西天拜佛，功成自有好處。故此只等師父來救我脫身，我願保你取經，做個徒弟。」三藏道：「我沒斧鑿，如何救得你？」猴道：「不用，只要去山頂上，揭開

金字壓帖，就出來了。」三藏依言，復登極頂之處，果見金光萬道，有塊四方大石，石下貼著一封批，卻是「唵嘛呢叭呢吽」六個金字。三藏望西禱祝，將金字輕輕揭下，只聞一陣香風，劈手把壓帖兒刮（原作「括」）在空中，叫道：「我乃監押大聖者，今大聖的難滿，吾等回見如來，繳此封批去也。」三藏望空拜謝，下山對猴道：「揭去封批。」猴道：「師父可遠去。」三藏行有七八里路，只聞地裂山崩，那猴馬前跪下，道聲：「師父，我出來了。」三藏叫：「徒弟，姓甚名誰？」猴道：「我姓孫名悟空。」三藏道：「我與你取個混名，稱為行者。」伯欽見有行者，遂此分別。

行不多時，過了兩界山，忽然一隻猛虎咆哮而來。行者放下行李，耳內拔出花針，變成鐵棒，把這虎照頭一棒，打出腦漿，再拔毫毛一吹，變成尖刀，剝了虎皮，圍在腰間，背著行李，請師父上馬前進。長老問道：「你那打虎鐵棒，如何不見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不知，這棒出自龍宮，喚做天河定底神珍鐵，又喚做如意金箍棒。當年大鬧天宮，甚是虧他。隨身變化，可大可小，其形如繡花針模樣，收在耳內，用時方可取出。」三藏又問：「方才那虎怎麼不動，讓你打死？」行者道：「不瞞師父說，老孫頗有降龍伏虎的手段，翻江攪海的神通，剝這虎皮，何為希奇。」三藏暗喜，放懷前行。

不覺太陽西墜，三藏同行者徑投莊院借歇。有一老人，看見行者這般惡相，恐是鬼怪，不肯借住。三藏道：「貧僧是唐朝來，往西天拜佛取經。他是我的徒弟，不必著驚。」老人方肯，即令安排齋飯。飯後各事已畢，師徒與那老猴亦各安寢。

次早起來，齋罷，方才起身。正走多時，忽見路旁唵哨一聲，闖出六個剪徑人來，喚做眼看喜、耳聽愁、鼻嗅愛、舌嘗思、意見欲、身本憂，都擁前來，照行者劈面就砍，約有七八十下，行者只當不知。後行者耳內取出花針，變成鐵棒，把六人一齊打死，走將來道：「師父請行，那賊已被老孫剿了。」三藏道：「你縱有手段，只可退他去便了，怎麼就都打死，如何做得和尚？」三藏只管絮絮叨叨，行者心頭火起，將身一縱，只聞呼的一聲，回東而去。三藏只得收拾行李，揹在馬上，望西前行。

只見山路前有一老母，捧件綿（原作「錦」）衣，上有一頂花帽。三藏站立路傍。老母問曰：「你從何來，孤凄獨行？」三藏道：「弟子奉聖旨往西天拜活佛求真經。」老母道：「佛在天竺國界，路有十萬八千，緣何單人獨馬，無個徒弟，如何去得？」三藏道：「日前收得一個徒弟，性潑兇頑，說他幾句，毅然向東去了。」老母道：「我兒遺下一篇咒兒，喚做緊箍咒，你可牢記，再莫洩漏。又有一領綿布直裰，一項嵌金花帽，我兒用的，他只做了三日，不幸命短，我今拿來，做個憶念。長老既有徒弟，我把送你。」三藏道：「徒弟走了，不敢領受。」老母道：「東邊不遠，或者會在我家去了。我去趕上，教他還來跟你。來時，你可將此衣帽與他穿戴。他若不依你使喚，你就動念此咒，不敢行兇亂走。」三藏低頭拜謝。老母化道金光去了。

那行者徑轉東海去見龍王。龍王道：「近聞大聖難滿，」保人西天取經，今不西去，而復東來何意？」行者笑道：「那唐僧不識人意。只因毛賊剪徑，被我打死，他的言長語短，我所以撇他。」龍王道：「張良圮橋三進履，得接天書，後得為神。大聖這等使性，休想得成正果。」行者道：「老孫還去保他！」急出海門騰雲，忽遇南海菩薩，道：「孫悟空！怎麼不保唐僧，可趕早去！」言罷各回。

須臾即至，看見唐僧端坐路旁。行者叩頭問：「師父，如何在此打坐？」三藏道：「你往何來？我只管在此等你。」行者道：「我往龍王家討些茶吃。」三藏道：「我今肚飢，那包袱裡還有些乾糧，取來我吃。」行者解開包袱，取了燒餅，又見光豔衣帽。行者道：「師父，把我穿戴也罷！」三藏道：「你若穿戴，與你就是。」行者穿了直裰，戴了帽兒，三藏卻默念緊箍一遍。行者叫道：「頭疼。」連念幾遍，行者疼得耳紅面赤，眼脹身麻。行者說「是師父咒我」。三藏道：「你怎麼欺心？」行者即取出鐵棒，將欲下手。三藏又念起來，跌倒在地，不能舉手。三藏道：「你今番可聽我呼喚麼？」行者只叫：「師父，再莫念了。我願保你，再無退悔之意。」遂收拾行李，望西而進。要知後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五行山壓孫悟空，三藏收他作伴童；
若非緊箍相降伏，頑性未改復逞凶。

唐三藏收伏龍馬

卻說行者伏侍唐僧西進，行經數日，遙聞水聲聒耳。行者道：「此處叫做蛇盤山鷹愁澗，想必是澗裡水響。」馬到澗邊，只見鑽出一龍，推波掀浪，摔出崖山。慌得行者丟下行李，把師父抱下馬來，送在高埠上坐。那龍把白馬一口吞下。行者轉來牽馬，挑擔上存行李，不見馬了。行者送了行李，跳在空中，遍看不見。下來報導：「師父，我們馬匹斷乎是龍吃了，再尋不見。」三藏道：「既是他吃了，如何前進？」行者道：「待我去尋。」拈著鐵棒，徑臨澗壑，高叫道：「波泥鯁，還我馬來！」那龍聽得有人叫罵，滾將上來，張牙舞爪。行者輪棒就打。兩下鬥敵多時，那龍力軟筋麻，轉身攢於水內。行者又使著翻江攪海的神通，把一條鷹愁清澗，攪似九曲黃河。那孽龍深潛澗底，蟠臥不寧，越思越惱，跳出水來。兩個又在崖下苦鬥。小龍委實難擋，一晃變做水蛇，鑽入草窠中去。行者撥草尋蛇，並無形影。

行者念聲「唵」字咒語，本坊土地山神一齊叩頭。行者問道：「你鷹愁澗裡，是那方來的怪龍？怎麼搶了我師父白馬？」二神道：「這澗中自來無邪，只是何年間觀音菩薩來東上訪取經人，去救了一條玉龍，送他在此，教他等候取經人，不許為非作歹。不知今日怎麼無知，反來衝撞大聖？大聖尋他不見，我知這澗千萬孔竅相通，想必他鑽下水去。不鬚髮怒，要擒此物，只消請觀音來此，自然伏降。」行者道：「若要去請菩薩，師父飢餓難忍。」說未了，只聽得空中有金頭揭諦叫道：「小神去請菩薩來也。」

那神駕雲直至紫竹林中，具奏唐僧失馬之故。那菩薩與揭諦不多時到來蛇盤谷，卻在半空中留住祥雲。只見孫行者正在澗邊大罵。那揭諦按落雲頭，直至澗邊，對行者道：「菩薩來也。」行者聞得，急縱云跳至空中，大叫道：「你這個七佛之師，慈悲的教主，你怎麼把有罪的孽龍，送在此處成精？教他吃了我師父的馬匹，此又是放縱歹人為惡，大不善也。」菩薩道：「那條龍是我親奏玉帝，討他在此，專等取經人做個腳力。你說那東土凡馬，怎到得靈山佛地，須得這孽龍馬方才去得。」行者道：「那龍這般懼怕，潛躲不出，如之奈何？」菩薩叫揭諦：「你去澗中叫一聲：『敖閻龍王玉龍三太子，你出來，有南海菩薩在此。』」他就出來。」那揭諦果去澗邊叫了兩遍。小龍出水，變一人相，踏了雲頭，對菩薩禮拜道：「蒙活命在此等久，更不聞取經人的音信。」菩薩指道：「這個就是取經人的徒弟。」小龍說：「這是我的對頭，他若說半個經字、唐字，卻也自然拱服。」菩薩把那小龍項下明珠摘了，將楊柳枝蘸出甘露，往他身上一拂，吹口仙氣，喝「變」，那龍變出原來馬匹。又吩咐：「功成之後，超越凡龍，還你金身。」菩薩教悟空：「領他去見三藏，我回海上去也。」行者才按落雲頭，帶馬來見三藏，道聲：「師父，有馬。這是菩薩把澗裡龍化做我們白馬，鞍轡俱全。」三藏望空拜謝。行者收拾前行，徑投大路而去。

不覺紅日西沉，三藏勒馬遙觀，樓台隱隱，殿閣沉沉。行者道：「趕去那裡借宿。」三藏欣然從之。策馬前去，直至山門首，長老下馬，行者牽了，進入山門。見那殿上書四個大字，是「觀音禪院」。三藏即登殿門，俯伏台前，傾心禱祝。禮拜已畢，眾僧請入方丈奉茶。

只見兩個小童，挽著一個老僧，年有二百七十歲，出來相見。禮畢，只叫獻茶。小童拿出一個羊脂玉的盤兒，有三個法藍鑲金茶具。三藏誇愛不盡。老僧道：「老爺來自東土，可有寶貝借觀。」三藏道：「我東上無甚寶貝，就有不能帶得。」行者在傍道：「師父，日前包袱那領袈裟，不是寶貝？拿出與他一看。」老僧聽說袈裟，也來賣弄，遂命取來穿花納錦、刺繡銷金之物。行者道：「你且收起，我也取出來看。」三藏止住，「不要與人鬥富，恐生不測。」行者道：「放心，放心！」急忙把個包袱解開，取出袈裟抖開，紅光滿室，彩氣盈庭。眾僧見了，無不誇贊。那老和尚見這寶貝，果然動了奸心，上前跪下，眼中垂淚，道：「我弟子沒緣，這件寶貝方才展開，天色晚了，奈何眼目昏花，不能看得明白；老爺若是放心，教弟子拿到後房，仔細一看，明早送還老爺西去。」三藏意在狐疑。行者只管遞與。老僧卻吩咐眾僧掃淨禪堂，安設鋪蓋，送了師徒去睡。

那老僧不肯還此衣，即喚心上徒孫言曰：「我喜這個寶貝，只是無法可謀。」徒孫道：「莫若舍那三間禪堂，放起火來，連馬焚之，就是我們傳家之寶。」當夜，一擁搬柴，把禪堂前後圍繞不通，安排放火。三藏師徒安歇已定，那行者雖睡，卻是靈通，忽聽外面人走不住，查查柴響，心中疑惑，悄悄變一蜜蜂。只見眾僧搬柴運草，已圍禪堂，只待放火。行者暗道：「果中師父之言！」行者一勛門，跳上南天門裡，尋見廣目天王，言借辟火罩兒，保護唐僧。天王不好卻他，將罩遞與行者，須臾，按落雲頭，徑到禪堂房屋，罩住了唐僧與白馬行李。他到後面方丈上坐，著意護那袈裟。看那些人放火起來，他便捻訣念咒，吹一口氣，須臾風狂火盛，把一座觀音院處處通紅。

不期火起之時，驚動黑風洞裡妖精。縱起雲頭，直至煙火之下。急入裡面時，見一領錦襴袈裟。他即趁火打劫，拽回雲步，竟轉東山而去。行者取了辟火罩，送上天門，交付廣目天王，辭別墜雲，又見太陽星上。變做蜜蜂，飛入禪堂，現出本相，叫聲：「師父天亮。」三藏才醒，穿衣出身，只見倒壁紅牆、樓台殿宇盡皆燬燼。三藏大驚道：「我怎不知？」行者道：「他眾人弄火燒死我們，謀我袈裟。我去弄風回火，燒他還禮，所以保護禪堂，未曾驚動師父。」三藏道：「袈裟何在，敢莫燒了？」行者道：「那放袈裟的方丈無火，我去拿來。」行者牽馬挑擔，出了禪堂，徑往方丈。

那些和尚只說一齊燒死，如今又討袈裟，眾皆悚懼。那老和尚見燒了房屋，又尋袈裟不見，正在萬分焦躁之處，一聞唐僧來取袈裟，進退無方，尋思無計，撞牆而死。三藏心中煩惱，懊悔行者不盡，卻在上面念動那咒。行者頭疼，跌倒在地，只叫：「莫念，管取袈裟還你。」眾僧跪下勸解。三藏才住不念。行者忖量半晌，問道：「你這裡可有甚麼妖精？」院主道：「我這裡正東南二十里，有座黑風山黑風洞，內有一個黑大王，我這老死鬼，常與他講話，便是個妖精，別無甚物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師父放心，不須講了，一定是那黑妖見火光，趁風擄去，等我老孫去尋他一尋。」即喚眾和尚過來，道：「你等好生伏侍我師父，看守我白馬，倘有一毫差了，照依這個樣棍與你看看。」他掣出棍子，照那火燒的磚牆撲的一下，打得粉碎，又震倒了有七八層牆。眾僧見了，嚇得一齊磕頭，都叫：「爺爺，放心前去，我等決不敢怠慢。」行者急縱勛門，徑上黑風山去。不知袈裟有無何如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西天取經事堪誇，盤蛇愁澗路途賒。
觀音院僧謀寶貝，黑風山怪竊袈裟。

觀音收伏黑妖

話說孫行者到了黑風山上，忽聽草坡有人言語。他卻潛蹤閃在石崖之下，偷眼觀看。原來一個黑漢，一個道人，一個白衣秀才，都在高談闊論。正說中間，那黑漢笑道：「後日是我母難之日。我昨夜得件寶貝，名喚錦襴佛衣，明日開宴，邀請道官慶賀佛衣，稱為佛衣會好麼？」道人笑道：「妙，妙！」行者聞得佛衣之言，怒氣難忍，跳出石崖，舉起金棒，高叫：「賊怪！偷了袈裟，要做甚麼佛衣會，快將還我！」喝聲「休走」，舉棒就打。慌得黑漢化風而逃，道人駕雲而走，只把白衣秀士一棒打死，拖將過來，卻是一條白花蛇怪。

徑入山尋那黑漢，轉過尖峰，只見崖前聳出一座洞府。行者近前，門上橫石書六個大字，乃「黑風山黑風洞」。即便輪棒叫道：「快送老爺的袈裟出來！」那小妖急報黑漢道：「大王，佛衣會做不成的，有個毛臉和尚來取袈裟。」黑漢草坡被趕，坐還未穩，又聽那話，惱得披掛出門，叫道：「你是甚麼和尚？」行者道：「你老外公乃大唐上國駕前御弟三藏法師徒弟孫悟空。昨因院內失火，你這廝趁火盜了袈裟，要做佛衣會慶賀。若不送出，推倒黑山，踏平風洞。」那怪聞言，呵呵笑道：「你原來是鬧天宮的弼馬溫。」惱得行者輪棒打去，黑漢躲過，長槍來迎。兩家鬥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那黑漢撒身入洞，關了石門。行者攻門不開，只得回院，見了師父，道：「袈裟已有根由。」三藏道：「你且吃齋，還去尋取。」行者復駕祥雲，徑至洞裡。黑漢見是行者，兩個門內殺出門外，鬥到紅日西沉，二家手段一樣，不分勝負，那黑漢又化陣清風，轉回本洞，緊閉石門不出。行者卻無計策，只得回院安歇。

三藏道：「這妖如此，怎生取得袈裟？」正商議間，眾僧供奉湯水，吃完，行者道（原缺此三字）：「老孫去也。」須臾到了南海，徑投紫竹林拜了。菩薩問曰：「你來何干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師父投院借宿，卻被熊精偷了袈裟，屢取不還，因此來懇菩薩大發慈悲，助我拿妖，取衣西進。」菩薩道：「都是你這孽猴大膽，賣弄寶貝，拿與那小人看見，是以有此。我知那黑漢許多神通，卻也不亞於你。也罷，我看唐僧分上，和你去走一遭。」行者謝恩再拜，即請菩薩出門，同駕祥雲，早到黑風山前。

只見坡前一個道人，手拿一個琉璃盤兒，盤內安著兩粒仙丹，往前正走。行者認得是那黑熊精的朋友，一棒打死。行者道：「這盤上刻那凌虛子所制，想這道人說號凌虛子。菩薩可就變做這道人，我把這丹吃了一粒，變一粒略大些兒。菩薩捧了這般兒兩粒仙丹，去與那妖邪上壽，把這大的丸讓與那妖，待妖怪一口吞之，老孫便於中取事。」菩薩點頭，恍惚之間變做凌虛仙子。行者心下頓悟，轉身變做一粒仙丹。

菩薩拿了琉璃盤兒，徑到妖洞門口，小妖都道：「凌虛仙長來了！」一邊傳報熊精接引。菩薩道：「小道敬獻仙丹，敢稱千壽。」二人拜畢坐定。菩薩連忙拿這丹盤，道：「大王，且見小道鄙意。」觀定一粒大的遞與那妖。妖亦轉敬一粒，遞與菩薩。讓畢，那藥順口一直滾下，現出本相。那妖滾倒在地。菩薩現相，取了佛衣。行者早從鼻孔出去。菩薩又怕那妖無禮，卻把箍兒丟在那妖頭上。那妖起來，要刺行者，菩薩早已起在空中，念起真語。那妖頭痛，丟槍亂滾，滿口只叫「饒命」。菩薩道：「我那落伽山後無人看管，你肯去麼？」那妖難禁疼痛，只得跪在地下，告饒性命，願歸正果。菩薩墜落樣光，與他摩頂受戒，教他手執長槍，跟隨左右，黑熊方收頑性。菩薩吩咐：「悟空，好生伏侍唐僧。」行者叩謝。菩薩帶了熊羆，徑回南海。

行者落雲，捧著袈裟，忽墜階前，叫道：「師父，袈裟來了。」三藏大喜，眾僧無不歡悅。留住還願。次早，刷扮馬匹、包裹、行囊出門，眾僧遠送方回。

師徒行了五七日，忽一日，天色將晚，只見一村人家，正可借宿。長老催動白馬，早到街衢之口，見一少年出街忙走，行者順手扯住不放，借問此間甚麼地方。那人被扯不過，說：「此處乃是烏斯藏國界之地，喚做高老莊。」行者又問：「你這等忙迫，所乾何事？」那人說：「我是高太公的家人，叫做高才。我那太公有個女兒，不曾配人，被妖占了，做了三年女婿。太公思想招了妖精，不好說話，日前尋得幾個法師，不能收降。剛才太公罵我不會幹事，教我再去請好法師來。」行者道：「你造化！我們不比別的和尚，其實有些手段，慣會拿妖。你回去上覆你家主說，我們是東土唐王御弟聖僧往西天拜佛求經者，善能降妖縛怪。」

高才帶至門首，回報太公。太公請進尊坐。行者道：「先前得聞盛價說：你家有個女婿，你可把妖怪始末說與我聽，我好替你拿他。」高老道：「老漢無子，止生三女，長名香蘭，次名玉蘭，三名翠蘭。那兩個從小配與本莊人家，止有小的招得一婿，說是福陵山人，姓豬。初來時是一條黑漢，後來變了一長嘴大耳朵，腦後有一溜鬃毛，身體粗糙怕人，頭臉似豬樣子，食腸卻又甚大，要吃三五斗米飯。如今又會弄風雲，來與去走石飛沙，嚇得左鄰右捨不得安生。又把翠蘭關在後宅，半年不曾相見，不知死活。」行者道：「這個何難，老兒，你管放心。」隨於耳內取出花針，化作鐵棒，扯著高老道：「你引我妖精往處看看。」老人引到門首，行者將金箍棒打開門扇，但只見翠蘭看見高老，扯住大哭。行者道：「你且莫哭。我問你，妖怪何往？」女子道：「朝去夜來，不知何所？」行者道：「你帶令愛出去，讓老孫在此等他。」

不多時，一陣風來，只見妖精來了，果然醜陋。行者只推不知，睡在牀上裝病。那怪不識真假，走進房，一把攙住，就要親嘴。行者道：「你怎麼這等樣小家子，就要這等。我因今日心上不快，未曾起來開門，你可脫衣來睡。」那怪脫衣上牀。行者道：「我要出個恭來。」那怪問道：「姐姐何事不快？」行者道：「我爹爹說你雲來霧去，沒有個著實姓名，親戚不好說話。」那怪

道：「我家住在福陵山雲棧洞，姓豬名剛鬣。」行者道：「他要請法師拿你。」那怪笑道：「我有天罡數的變化，九齒的釘耙，怕甚麼法師、和尚、道士？」行者道：「他說請一個五百年前大鬧天宮姓孫的齊天大聖，要來拿你。」那怪道：「既這等說，我去了罷。」穿衣開門，往外就走。被行者一把扯住，喝道：「好妖怪，那裡走！」慌得那妖人畫刺一聲，扯破衣服，化陣狂風，脫身而去。行者掣棒打下，那怪萬道火光，徑回本山而去。行者駕雲隨後趕去。不知趕至何方，再聽下回分解。詩曰：

收妖取縛錦袈裟，半路又逢一莊家。
豬妖強佔人家女，行者持棒趕上他。

唐三藏收伏豬八戒

卻說行者正行處，忽見一座高山。那怪把紅光結聚，現了本相，撞入洞裡，取出一柄九齒釘耙來戰。行者喝道：「潑妖，你是那裡來的？」那妖道：「吾乃天蓬元帥下界。你這個弼馬溫，不要無禮！」行者舉棒，剛鬣提耙，兩下自二更時分，鬥到東方發白。那妖敗陣，又化狂風入洞，閉門不出。

行者又恐師父疑慮，且來報個信息。三藏道：「你去一夜，精怪何如？」行者道：「那妖不比邪怪，原是天蓬元帥臨凡，只因投胎錯了，嘴臉相豬，夤夜怯敵，閉洞不出。」高老跪下，懇告除根。三藏道：「扶人到底，你去拿來。」行者去到洞門，舉棒打得粉碎。那妖道：「不要無禮。我且問你，我記得鬧天宮時，家住花果山水簾洞裡，如今久不聞名，怎麼來到這裡，上門欺我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因改邪歸正，棄道從僧，保護三藏法師往西天拜佛求經，路經高莊借宿。那老兒因話說起，請我救他的女兒。」那怪聞言，丟耙唱道：「我本是觀音菩薩勸善，受了他戒，這裡持齋把素，教我跟隨那取經人，往西天拜佛求經，將功贖罪。我等幾年，不聞消息，你既做了徒弟，何不早說取經之事？」行者道：「恐你詭詐，果然要護唐僧，你可燒洞受綁，引你去見。」那怪即依行事。

兩個半雲半霧，到了莊前。高老見了歡喜，就把他女兒調護身體甦醒，仍然無事。那悟空將怪綁縛，參見唐僧，哀告救度，唐僧不允。那怪再三苦告，情願皈依佛教。唐僧道：「你既情願皈依正果，做我徒弟，必須要改邪歸正，再不許你興妖作怪，你隨我取經去也。我與你摩頂受戒，就賜你一个法名，名喚豬八戒。」

次早天明，唐僧上馬，就要隨行。只見高老兒出來，挽留唐僧住歇幾日，何期如此去之速也。唐僧道：「師徒在此寶莊厚擾，未得酬謝，取經回日，奏上唐王，必來報謝。」高老兒挽留不住。高老曰：「小女多蒙救活之恩，死生難報，今具薄贐，當作行頭，勿嫌輕少。」唐僧道：「日食充足，自有行頭，何必厚禮贐之，決不敢受。」孫行者曰：「金銀之物，師父分文不受；但齋飯點心，長者賜，少者不敢辭。」就排素齋，三人吃了齋飯，就拜辭老者，競投西天進發。

三人在途，曉行夜宿，過一山又一山，行一里又一里，不覺紅輪西墜，心急馬行遲。又只見前面有一高山，其山甚是高，崖岩險峻，峻峻層層，甚是巍峨。唐僧拍馬加鞭，師徒上山頂而去。話分兩頭，又聽下文分解。（此處缺唐僧遇烏窠禪師一節，並竄入「話分兩頭，又聽下回分解」，故當有脫漏和錯簡問題。）

道路已難行，巔崖見險谷，
前面黑松林，虎豹皆作御。
野豬挑擔子，水怪前頭遇，
多年老石猴，那裡懷噴怒。
你問那相識，他知西去路。

行者聞言冷笑，那禪師化作金光，徑上烏窠而去。長老往上拜謝。行者不喜他說個「野豬挑擔子」，是罵八戒；「多年老石猴」，是罵老孫。舉棒望上亂搗。八戒道：「師兄息怒，這禪師也曉得過去未來之事，但看他那『水怪前頭遇』這句話，不知驗否？饒他去罷。」行者見蓮花祥霧近那巢邊，只得請師父上馬，下山望西而去。詩曰：

豬妖受戒拜三藏，從今改過悉從良；
路逢禪師指去路，三人同程往西方。

唐三藏被妖捉獲

那日正行時，忽然天晚，又見山路邊有一村舍。三藏道：「火鏡已藏，冰輪來現，幸得道傍有個人家，我們且去借宿，明日早走。」三藏下馬，行到門首，慢叫：「施主，貧僧是東土和尚，奉聖旨上雷音寺拜佛求經，適至寶方天晚，欲投尊府借宿。」老兒道：「去不得，西天難取經，要取經往東天去罷。」……老兒道：「一行幾眾，請至草舍安宿。」三藏道：「多蒙施主不叱之恩。」即命獻茶辦齋。三藏道：「老施主高姓？」老兒道：「在下姓王。」三藏說：「老施主先說西天難取者，何也？」老兒道：「經非難取，只是途中艱苦難行。我們這向西只有三十里路遠，有一座山，叫做八百里黃風嶺，那山中多有妖怪，故言難取。但長老有這高徒，不必慮也。」款待安排睡下。

次日天曉，老人管待，三眾致謝前去。不上半日，果逢一座高山，十分險峻。忽聞一陣狂風大作，有些腥氣。只見那山坡下前面咆哮，跳出一隻斑斕猛虎，慌得三藏跌下馬來，倚在路旁。八戒丟了行李，掣耙上前，大喝「孽畜」一聲，劈頭就打。那虎將前左爪輪起，摳住胸膛，往下一抓，滑喇的一聲，把個皮剝將下來，站立道旁，喊道：「慢來，慢來，吾當不是別人，乃黃風大王部下的前路先鋒。今奉大王嚴命，在山巡邏，要拿幾個凡夫去做酒藥，你是那裡和尚，敢動兵器傷我？」八戒罵道：「孽畜！我不比過路凡夫，乃東土大唐御弟三藏弟子，奉旨上西方拜佛求經者。早避他方，讓開大路，休驚我師，饒你性命。」妖精那容分說，急近丟個架子，望八戒劈臉來抓。八戒閃過，輪耙就打。那怪手中無器，望下就走。八戒趕去。那怪石叢中取出兩口赤鋼刀，急輪轉身來迎。

兩個坡前來往衝撞。行者攙起唐僧，道：「師父，你休怕，且坐此等我，老孫去助八戒。」行者掣了鐵棒，二下來攻。那怪慌了手腳，使個金蟬脫殼計，打個滾，現了原身，依然是只猛虎。行者、八戒趕著那虎，定要除根。那怪見他趕近，又摳著胸膛剝下皮來，鋪蓋在那臥虎石上，脫其真身，化陣狂風，徑回路口。路上那師父正念了《多心經》，被他一把拿住，駕長風捲吸將去了。

把唐僧擒來洞口，按住狂風，雙手捧著唐僧，進洞跪下，道：「小將巡邏，遇著東土大唐駕下御弟三藏法師，上西方拜佛求經，被我擒了。」洞主聞得一驚，道：「我聞前者有人傳說，三藏法師乃大唐欽差取經的神僧。他手下有個徒弟，名喚孫行者，神通廣大，智力高強，怎能勾捉他到來？」先鋒道：「有兩個徒弟，正趕問，被臣使一金蟬計，把那和尚拿來。」大王道：「只怕兩個徒弟上門吵鬧，未為穩便，且把他綁在後園定風樁上，待三五日受用不遲。」

那行者、八戒趕虎下了山坡，只說那虎跑倒，坍塌崖前，二人盡力一打，都振得手疼，近前一看，原來虎皮蓋著一塊臥虎石。行者大驚道：「不好了，料中他計，必定師父擒去！」急急轉來，三藏早已不見。行者道：「賢弟，你可去收拾行李馬匹，待我去看。」直至黃風洞口，高叫：「妖怪，趁早送我師父出來，省得翻你窩窠！」小怪報入，大王大驚。先鋒點起五十精壯小怪來迎敵。行者棒顯威能，那虎撐持不住，回頭徑逃山坡。八戒聽得呼呼聲響，回頭觀看，乃是行者趕敗虎怪，舉耙蓋頭一打，鮮血盡流。行者見了，大喜道：「賢弟，虧你接著，不然又走去了。你可守著行李馬匹，等我把這死怪拖至洞口索戰。」行者一手提棒，一手抱虎，徑至洞口。不知降得妖怪，救得唐僧否，且聽下文分解。詩曰：

師徒跑路天色昏，忽見路傍一小村；
草在暫駐留一宿，天明行至嶺黃風。
路逢猛虎相攔阻，行者舉棒逞英雄；
虎使詭計奔逃走，拿去三藏入洞中。